

天下霸唱◎著

# 谜踪之国

MIZONG  
ZHIGUO



考古工作者的诡异经历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天下霸唱◎著



# 谜踪之国

MIZONG  
ZHIGUO

## ● 幽潜重泉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谜踪之国. 4, 幽潜重泉/天下霸唱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396-3636-8

I. 谜… II. 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6319 号

谜踪之国Ⅳ幽潜重泉

天下霸唱/著

出版人: 唐伽  
责任编辑: 岑杰  
装帧设计: 宋晓亮

策 划: 千喜鹤文化·项竹薇  
特邀编辑: 张秀琴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6.7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6-3636-8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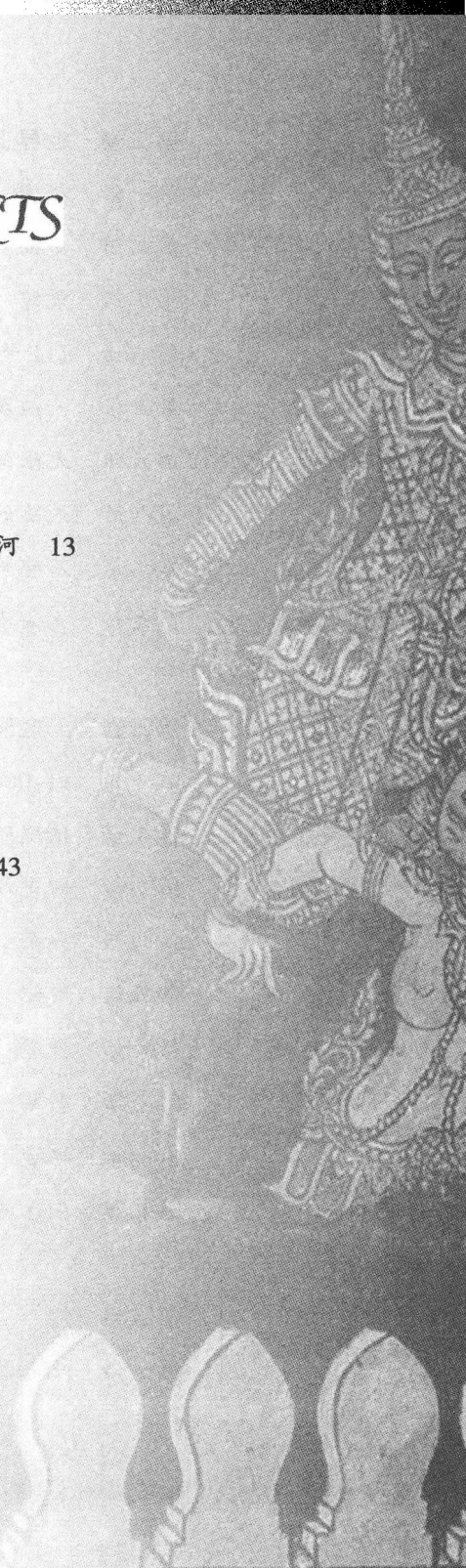
## CONTENTS

### 第一卷 柯洛玛尔探险家

- 第一话 长生龙涎 3  
第二话 不老不死 8  
第三话 命运是条神秘的河 13  
第四话 赵老憋算卦 18  
第五话 分魂 23  
第六话 下降 28  
第七话 悬挂 33  
第八话 深湖怪兽 38  
第九话 高温火焰喷灯 43

### 第二卷 死城

- 第一话 羽蛇神 51  
第二话 枯骨 56  
第三话 变鬼 61  
第四话 怪梦 65  
第五话 重叠 69  
第六话 死城余生 73  
第七话 萤光沼泽 77  
第八话 神庙 81  
第九话 石碑 85





### 第三卷 世界上最大的秘密


- 第一话 秘密 91
- 第二话 对面 96
- 第三话 裂隙 100
- 第四话 111号矿坑 105
- 第五话 一组数字 109
- 第六话 无限接近 113
- 第七话 灼热的呼吸 117
- 第八话 石碑里侧 121
- 第九话 无法承受的真实 126

### 第四卷 无底洞

- 第一话 11:00 133
- 第二话 借魂还尸 138
- 第三话 时光炸弹 143
- 第四话 战栗 148
- 第五话 标记 153
- 第六话 外壳 157
- 第七话 凹陷 161
- 第八话 电台 165
- 第九话 失落的百分之九十九 169

### 第五卷 熵

- 第一话 吃人的房间 175

- 
- 第二话 消失的尸体 179  
第三话 真实的本质 184  
第四话 吞噬 188  
第五话 入迷 192  
第六话 震颤 196  
第七话 辨别 201  
第八话 北纬 30 度大磁山 206  
第九话 载入历史的一击 210

#### 第六卷 开始的结束

- 第一话 乱流 217  
第二话 迷途 221  
第三话 位置 225  
第四话 掌盘 229  
第五话 惊变 234  
第六话 接触 239  
第七话 脱离 243  
第八话 撞击 247  
第九话 终点 252

后记 夏夜怪谈 257

附录

第一卷

柯洛玛尔探险家









## 第一话

### 长生龙涎

岩石圈以下近似一座高压大熔炉，但司马灰等人跟着古种鸚鵡螺潜入深渊，落入了陷进地幔中的深谷，才发现北纬 30 度磁圈水体反复行云致雨，抵消隔绝了地压和灼热的岩浆。

众人找不到“绿色坟墓”的踪迹，眼前所见尽是虚空的漆黑，最后借着远处地磁摩擦迸发出的微弱光痕，看到浓雾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阴影，当即以此作为参照，从高处下来径向前行。

那深谷中菌芝丛生，木化的菊石枯壳高低起伏，地形参差错落，低陷处多有开裂，稍一接近就会感到热气像火车一样撞到身上。其中全是天然形成的水晶洞，里面充满了积水。如果凑近用矿灯向内照射，便会发现那些尖锐锋利的晶脉犹如森林一般，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异景象。

众人无不暗暗咋舌，但接近这片闷热潮湿的水晶森林时间稍长，就感到心脏跳动格外沉重。身体完全浸泡于汗水之中，衣服鞋袜都被汗水浸湿了，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休息，并不断喝水保存体力。

司马灰眼瞅着电池和电石不断消耗，行进速度又如此缓慢，不免十分焦急，但也没什么办法可想。他寻思：“当年秦琼落难当铜卖马，算得上是倒霉透顶了。可我们还不如秦琼呢，别说马，连头驴也没有啊。”

罗大舌头同样烦躁，但他是对前事耿耿于怀，看见“二学生”就气不打一处来，趁取水歇息的时候，又撇着嘴对司马灰说：“这鳖犊子太可恨了。我看他这种人好有一比。”

司马灰心不在焉地问道：“比作什么呢？”

罗大舌头道：“就好比咱们焖熟了一锅大米饭，眼瞧着到饭口该吃了，这小子跑过来往锅里扔把沙子，简直是缺了大德。”

“二学生”自觉惭愧，任凭罗大舌头挖苦讽刺，只是低着头不敢应声。

高思扬见状愤然说道：“你们之前都答应既往不咎了，怎么还不依不饶地扯个没完？”

胜香邻担心众人再起争执，就岔开话头，询问司马灰有无明确计划。

司马灰感觉那浓雾里的阴影十分不祥，估摸着至少也有千米落差，禹王碑恐怕没有这么巨大，或许是从地脉里垂下来的龙涎亦未可知，如今只有硬着头皮过去看个究竟再说。

罗大舌头问道：“龙涎……是个什么东西？”

司马灰说：“远在汉唐时期，洛阳附近发生过一次强烈地震，有个村子陷入了地下，全村只有一个叫王原的人活着逃了出来，此人就遇到过龙涎。

“据说这个王原通玄修道，是位练气之士。地裂村陷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睡觉。初陷时整个村子还算完好，村民们尚能大声呼救，彼此相闻，但落入深泉之际，满村的男女鸡犬就全部淹死了。只有王原擅长形练之术，能够浮海不死。他坠下地底千丈，被水流带到一个很大的洞穴里，忽见有怪蟒探首而下，口中流出黑色黏液，垂挂如柱，吓得他急忙绕路逃开。又行出不知多少里数，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摸到地上细细软软的都是尘土，但有股糠米的香气。他饥饿难耐，抓起几把就往嘴里塞，吃下去甚为香甜，果然能够解饱。他借此为生得以活命，在地下走了三年才出来。回来后他将这番经历说给一位见闻广博的老道听。那老道听罢告诉王原，黑色黏液是黄河下老龙所吐之涎，吃了可以长生不老，至于尘土则是龙涎风化形成的泥，吃得再多也只是充饥罢了。”

罗大舌头听得神往，咂着嘴说道：“咱赶紧过去，吃了龙涎就变地仙了。”

高思扬说：“如果真有老龙嘴里流下的馋涎，单是想想也让人觉得恶心……”

胜香邻道：“古时所说的地下龙涎，可能属于某种液态矿脉，吃下去是要死人的。”

司马灰本来就是毫无根据地胡乱揣测，说这番话只是为了让其余几人安心。由于深渊里充满了漫无边际的大雾，除了那个朦胧的阴影，再也找不到任何明确的参照物。唯有冒死接近，试图找出一些线索。他看周围遍布着各种菊石壳体，毫无生命迹象，但地底雾气弥漫湿热，也未必没有遗存下来的活物，随时都会带来致命威胁，深知何处失神，何处就要出错，哪里防备不



到，哪里就出意外，别看嘴上说得轻松，自己却不敢掉以轻心。

众人且说且走，大约行出数里，距离那道黑色的阴影越来越近，终于发现雾中阴影并不是龙涎下垂，也不是任何物体，而是一道黑烟。这如同整个草原燃烧起来的黑烟，全由浓密的烟尘凝聚而成，整体呈现倒圆锥形，越往上边越大，蘑菇云般一动不动地矗立在雾中。人立其下，犹如蝼蚁仰望参天巨树。

司马灰等人感到炙热难当，黑暗中烟尘呛鼻，呼吸艰难，就各自找了块湿布蒙在脸上，然后放下风镜停步观察。只见前方地面下陷成斜坡，黑烟是从一个塌陷的大洞里喷发而出。原来是那艘受到诅咒的 Z-615 潜艇残骸，它从磁山脱落后也如石沉沧海，穿过水体掉进深谷，并且砸穿了地面，多半截陷到洞中，导致浓密的烟尘向上升腾，但高处空气稀薄，使漆黑的烟雾悬浮凝固在了半空。

司马灰看了一阵，认定这恐怖的蘑菇云柱只是地热涌动留下的痕迹，规模虽是骇人，但也没有什么异常，正待绕行过去，却听潜艇残骸下传来一声轻响。司马灰反应极快，有些风吹草动都能察觉，他立即按下矿灯看去，就见有个人探头探脑地正从 Z-615 残骸里爬出来。那人发觉到有灯光晃动，忙闪躲进弥漫的黑雾中。

司马灰以为是“绿色坟墓”，哪容对方再次逃离。他不顾黑烟炙热，一个箭步蹿下斜坡，眼看着那人被烟尘阻挡，伸手就能抓到，不料对方身法诡异，如猫蹿狗闪般快得出奇，反身就地一滚，竟在间不容发之际从司马灰旁边避过。

这时罗大舌头等人已经围了上来，矿灯光束和步枪都指在那人身上，将其逼得停在原地。

黑烟附近能见度很低，司马灰以为困住了“绿色坟墓”，但隔着风镜一看，那人头戴皮帽子，身着倒打毛的羊皮袄，脖子上挂了串打狗饼，两眼贼溜溜地乱转，虽也用布蒙住口鼻，但不是早已死掉的赵老憋又是何人？

司马灰又惊又奇：“这老怪怎么还能死后挺尸？难道他曾经服食过地下龙涎，变成了不老不死之身？”

赵老憋趁众人稍一愣神，又使个兔滚，朝着手中没有枪的“二学生”直撞过去，妄想夺路逃窜。

这次司马灰识破了赵老憋的动向。他如狮子搏兔使出全力，后发先至，将其扑倒在地，伸手扯去了对方的面罩。

司马灰用步枪压住了赵老憋的脖子。此时想结果此人性命，实是易如反掌。不过他转念一想，自己这伙人虽与赵老憋之间纠缠甚深，却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何况事到如今，再杀赵老憋也于事无补。

众人置身在蘑菇云下都有窒息之感，知道不是讲话之所，于是先将赵老憋拖到一旁。

司马灰等人把赵老憋围在当中，彼此相互打量，谁都没有开口说话，当真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赵老憋终于撑不住了，对司马灰说道：“真是山不转水转，想不到咱爷们儿又见面了……”他一边偷眼观瞧司马灰的脸色，一边继续说道：“看这位团头好俊的身手，想必也得过绿林传授。咱人不亲艺亲，同吃祖师爷留下的这碗饭，爷们儿你走遍了天下路，交遍了天下友，把天底下能吃的都吃遍了，乃是人前显贵、鳌里夺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头等人物，为啥非要跟俺一个憋宝的过不去？”

司马灰说：“你别跟我套近乎，谁不知道绿林里的手段有上下两等，上者曰‘钻天’，下者曰‘入地’。钻天的练会蹿房越脊、飞檐走壁的本领，高处来高处去，能进到富户巨室中偷金窃银，使人不知；入地的则是挖洞打地道，专做掏坟包子抠宝的勾当。可不管是‘钻天’还是‘入地’，都跟你们施术憋宝的道路不同，说是毫不相干也不为过。”

高思扬和“二学生”两个，并不了解赵老憋的身份，还以为此人就是“绿色坟墓”，没想到长得如此獐头鼠目。

不过司马灰十分清楚，赵老憋不是“绿色坟墓”，但肯定，与之有重大关联。司马灰也深知此人诡谲难测，围绕在他身上的谜团多得数不清。试问，一个人怎么可能死了并且留下尸体后，又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

如果算上眼前这个赵老憋，司马灰已经遇到过三次，或者说是三个同样的人了。第一个是在长沙螺蛳坟挖掘雷公墓，掉进坟窟窿被鬼火烧死了；第二个是从匣子里逃脱，死于古楼兰黑门遗址；如今又出现了一个深渊里的赵老憋。

罗大舌头遇事容易脑袋瓜子发蒙，总觉得赵老憋是妖怪变的，趁早弄死才是。



司马灰满腹疑惑，但千头万绪，也不知该从哪里问起，却听胜香邻附在耳边悄声说道：“这个人也许不是赵老憋。”

司马灰心念一动：“是了，看情形，黑门和深渊中出现的赵老憋，应当是同一个人，因为对方显然还记得发生在匣子里的事情。但此人可从没承认过自己是赵老憋，那是我们一相情愿的想法。”

司马灰想到这里，索性直接问道：“你姓甚名谁，为何到此？”

那人眼中贼光闪烁，脸上勉强挤出些笑，抱拳说道：“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既然诸位问起，今日俺就留个名姓在此。”

## 第二话 不老不死

司马灰三遇赵老憋，见到的有尸体也有活人，每一次都是时隔多年。由楼兰黑门前的死尸推测，匣子里的赵老憋勾结法国探险队在回疆盗宝，应该是在民国年间；而在长沙螺蛳坟挖掘雷公墨的赵老憋，是出现于解放后的1968年，死后被埋在了荒坟里；如今这个人又在深渊里现身，容貌与前两个死掉的赵老憋毫无区别，还是那一身拾荒者的打扮，仍旧五十来岁贼眉鼠眼的模样，简直是个不老不死的妖怪。

司马灰难以理解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情。但即便真是不老不死，也不可能被烧成灰烬后再次出现。他只能认定，前后三次遇到的赵老憋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谁知那人说道：“俺祖籍关东，在那百家姓里排行第一。奈何家里爹娘早亡，当初也没给俺取过大号，后来凭手艺做了憋宝的老客，因此相熟的都管俺叫做赵老憋。”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听了这话，皆是面面相觑，感觉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事情呈现出了最诡异的一面——前后三次遇到的赵老憋是同一个人！

罗大舌头咋舌不已，提醒司马灰道：“我明白了，说不定这老怪床底下埋着一个罐子……”

其余几人听得莫名其妙，司马灰却知道罗大舌头所言何意。当年他们在黑屋混日子，都曾听人提起过一件怪事。

具体是哪朝哪代说不清了，估计可能是前清的事。那时村子里有个阍姓人家，夫妻两个以种田砍柴度日，粗茶淡饭的生活虽然清贫，但老两口非常恩爱，为人厚道本分，日子倒也过得惬意。

夫妻二人膝下只有一子。这孩子天生耳大，耳垂又肥又厚。老两口十分欢喜，总说：“咱家这孩子生就佛相，将来必福寿无穷。”于是给小孩



起了个乳名叫“福耳”。

可后来有位看相的先生瞧见，却说：“这孩子耳大无福，双耳要厚而有轮方为贵人，耳厚福厚，耳薄福薄。耳要大，又要圆，又圆又大是英贤。两耳削平，奔劳一世；两耳贴脑，富贵到老。对面不见耳，则是巨富巨贵之相。”

按那江湖上流传的相法，这意思就是人的耳廓不能向前探着招风，须是平贴后脑才能有福，正所谓“两耳招风，卖地祖宗”。因此以前迷信的人家，刚生下小孩，都要紧盯着孩子睡觉时不能把耳廓压向脸颊，免得睡成卖尽祖宗田产的招风耳。等孩子逐渐养成后压耳的习惯，也就不再管他了。

那先生看福耳的面相是双耳上薄下厚，两边都往前支着，就说这是逆子之相，再想改也来不及了。

阚氏夫妻哪里肯信，一顿扫帚将看相先生赶走了。此后他们对福耳更加溺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活都不让干。这小子长大成人之后，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学会了耍钱嫖娼，把他爹气得吐血而亡。

福耳不但不思悔改，反倒变本加厉，把家里的田产变卖挥霍了，又去偷鸡摸狗。一次被人告上了衙门，他逃到山里躲避，途中撞见一伙养蛊的黑苗，就此跟去湘黔交界混饭吃，几年后回归故里，到家不说孝顺老娘，却肆无忌惮地杀人越货。他若瞧上哪家的姑娘媳妇，光天化日里就敢进去施暴，谁拦着就拿刀捅谁，比那山贼草寇还要凶狠猖狂。

想来王法当前，哪容他如此作恶？果然惊动了官府，派差役将福耳抓起来过了热堂。他对自己所犯之事供认不讳，被讯明正法，押到街心砍掉了脑袋，民众无不拍手称快。没想到行刑之后的第二天，此人又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依然四处作恶。

官府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再次将其擒获正法。可不管福耳的脑袋被砍掉了多少回，这个人都能再次出现，活蹦乱跳的好像根本没死过。百姓无不大骇，不知此人是什么怪物，任其为非作歹，谁都拿他没有办法。

最后福耳的老娘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大义灭亲，到衙门里禀告官府，说此子从湘黔深山里学了妖术，在家里床底下埋了个“藏魂坛”，肉身虽然在刑场上被斩首示众，但他过不了多久就能从坛子里再长出来。

官府闻之将信将疑，立刻命人到其家中挖掘，果真刨出一个黑漆漆的

坛子，形状就像骨灰罐似的，当场敲碎砸毁，再把福耳押赴刑场碎剐凌迟，挫骨扬灰，自此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妖人死而复生的事了。

这件事没有明确记载，仅是口耳相传。司马灰也不知道那“藏魂坛”里有什么名堂。这赵老憨每次死后都能再次现身，倒确实与这个离奇古怪的传说有些相似。

司马灰不太相信世上有什么“藏魂坛”。那与“聚宝鼎”一样都是荒诞不经的事。相传元末明初有巨富沈万三，家中财帛通天，富可敌国。哪来的这么多钱呢？是他还没发迹时，路过湖边见到乡人捕蛙，就地剖蛙取肠，血腥满地。沈万三见状不忍，出钱把剩下的几百只蛙都买了下来，扔回湖中放生。某天晚上他再次路过湖边，听群蛙鸣动鼓噪，从湖底拥着一尊古鼎而出。往那鼎中扔进一块金子，就立即变成两块。沈万三因一时善念得此古鼎，日后盈千累万之资，皆为其中所生。后来沈家被明太祖朱元璋抄了，从地窖里搜出此鼎，询问刘基刘伯温。刘基曰：“此为聚宝鼎。”后世俗传为“聚宝盆”，如果掉进一个活人去，再拽出来可能就是两个相同的人了。

司马灰也暗自揣测，莫非那赵老憨无意中掉进了“聚宝鼎”，所以世上才有好几个一模一样的人？可是聚宝鼎、藏魂坛、不老不死这三种猜想，都不能完全解释赵老憨的来历。此人身上的秘密，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才清楚。

司马灰寻思敌我难辨，没法说赵老憨是正是邪，只能说这是个“奇人”，从头到脚都是谜团，其位置处在“考古队”和“绿色坟墓”之间。此时明知道赵老憨为人油滑，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并不完全可信，但又不能不问个究竟，于是示意众人谁也不要多说，避免言多有失，先让赵老憨把其来历作为原原本本地交代一遍，等摸清了底细再做计较。

赵老憨眼见推脱不开，兀自在口舌上逞能：“诸位英雄听了，俺这憨宝的行当，也是凭真本事吃饭。眼作观宝珠，嘴为试金石，五湖四海生涯，万丈波涛不怕……”

罗大舌头恼怒地说：“你再敢多说一个用不着的字，老子就生掰你一颗大牙下来。不信咱俩试试。”

赵老憨吓得一缩脖子，说道：“俺不识眉眼高低，还望好汉宽恕则个，可……可是诸位到底想让俺说啥呀？”





罗大舌头噙着牙花子道：“你成心的是不是？让你说什么你自己不清楚？还非得等我问你？先说你鬼鬼祟祟跑到这地方干什么来了？”

赵老憋苦着脸说了经过。他声称自己也被困在这个深渊里了，瞧见大雾中有东西坠落，便特意过来察看，发现竟是个生铁坨子陷在此处，使地底涌出万丈黑烟。他钻进残骸里面看了一回，也没找到什么东西，不料刚一出来，就撞到了司马灰等人。他还记得在楼兰沙海中被这些人从后追击，不想冤家路窄，竟又在此相遇。赵老憋已成惊弓之鸟，看势头不妙，立即转身逃开，再往后就是现在的事了。

罗大舌头越听越气：“老不死的，你这话说了等于没说，真拿我罗某人当傻子糊弄啊？今天非把你满嘴的牙都掰下来不可……”

司马灰看罗大舌头问得糊涂，就将他拦下，然后告诉赵老憋：“你我双方没有什么解不开的仇疙瘩。但你的事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必须把话说明白了，别指望还能蒙混过关。你要仔细交代，比如遇过什么人，学过什么艺，憋过什么宝，经过什么事，到过什么地方，把你的老底儿全给我抖搂出来。”

赵老憋为难地说：“这位团头也是场面上的人物，咋不明白掏人老底儿和挖人祖坟没啥两样？看诸位这架势，莫不是到此地里来找……禹王碑？俺赵老憋虽然不才，却愿助一臂之力。”

众人闻言都是一怔。司马灰和胜香邻齐声问道：“你知道深渊里的禹王碑？”

赵老憋见自己说着了“海底”，故弄玄虚地说道：“说句那啥的话，俺是略知那么一二。”

罗大舌头迫不及待地追问：“那你知不知道禹王碑是什么东西？”

赵老憋点头道：“自然知道……”

罗大舌头奇道：“禹王碑到底是个什么？”

司马灰等人也都屏气凝神，全部注视着赵老憋，要听此人究竟说出什么话来。

赵老憋却说：“那座石碑不过是块极大极厚的石板，和山里那些普通的石头没啥两样，否则咋说它是块石碑呢？石碑嘛，本身就是石头，不是金也不是玉。”

罗大舌头气得暴跳如雷，揪住赵老憋衣襟骂道：“老不死的，我看你